



09677

馮少墟集卷十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說

書

卷十四

至平做人說上

聖賢人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聽其言而余以為做官做人不是兩事摠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一

囂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吟咏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疎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為做人如彼為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為君為相道理具載無遺而摠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為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孰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

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太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二

言他哉余曰只有做人一事者以此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于易于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于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
以爲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
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爲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
爲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
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爲而其自道
第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
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爲做聖
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三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顏
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陽明
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
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
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
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
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
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
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

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友之其詩文規
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
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
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太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恠而
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
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
已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已也則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四

方孜孜爲已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
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于毀譽是功名者之
所爲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
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
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卽人言
庸何傷客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爲余曰
講學正所以爲躬行地耳譬之遠路然不講路
程而卽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
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卽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

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即應敵未
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
能行者何獨于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
有是哉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
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于此願與吾子共勗
之也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
之嘆母乃佷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為安得如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五

夜之所夢更為真切或曰子之言更佷幻甚矣
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于子人心之氣息于夜
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來真心最真最切莫過
于此試觀吾儕發憤為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
恰似件件中節矣至于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
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于夢中
或不免于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
此正真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
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

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慎恐懼夫戒
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
使胸中猶有戒慎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
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
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
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
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
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
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馮少墟集

卷四

說

六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
奚必羨嗇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
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
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為安得如夜之所夢
更爲真切也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而孰
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于夢寐間
後儒日誦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勝嘆

哉可勝嘆哉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
皇自知天下雖為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
終夜皇皇計無所出于是不得已為焚書坑儒
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
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擾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
焚書坑儒自以為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
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于咸
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七

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圯上之遇老人從何處來
十日之索子房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
出柙矣黔首果可愚而一世二世果得安然無
恙也邪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
恃其聰明才辨敢于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
秦事也乎執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金也玉名曰
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執與我雖然即

名焉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王之耳其名彌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後俱折節爲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馮少墟集二

卷十四

說

八

奉甚儉即敝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之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爲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敝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爲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

爲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真勤非飲食而致也
平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
平溝洫其儉也爲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
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
也爲貪鄙爲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
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惰與奢哉夫子孫
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
此敗其家而不悞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
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九

人父祖者柰何以講學爲非而至以勤儉殺子
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爲之說以貽
同好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
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
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玉
祥玉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
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

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于孝弟之外哉原泉混混不啻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絜而失怙垂髫學舉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十

子業弱冠王母歿生宜承重哀毀逾禮既襄事廬于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余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益

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
弟說以遺之讀之無不以自勵士之利當為答
平人書孝弟說贈竄孝子文曰吾不聞田畫之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
之謂也往歲華下孫生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
年余為此說今歲丙辰三月河津竄生獻誠越
數百里從余學余聞獻誠為其母有疾日侍湯
藥衣不解帶者二年母坊哀毀踰禮廬三墓側
者又三年一時以孝聞于秦晉間余甚嘉之今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士

獻誠將歸會余病不能為文以闡揚其孝復手
書此說以貽之河東有曹直字張綠汀二先生
者獻誠其以余言請正焉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
謂也先是華州孫孝子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
年余書此說遺之而復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
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
未止此也繩祖再拜而謝嘗慨省會盛地士之

顯親揚名問視定省割骨愈親者濟濟不乏而廬墓孝子自顏彩後不少概見余方欲藉孫生以風之而今得揮使馬誠其人不知空谷足音眾然而喜因偕咸陽同年張西華郡丞門人張爾維孝廉往訪其廬余素未識馬君而識荆自此始見其哀戚之色溢于眉端談及母氏劬勞泫然淚下余益重之因聞於學臺尹公公為之表厥宅里里閭士紳始津津稱馬孝子馬孝子云今孝子三年之喪畢治任將歸余偕諸士紳

馮少墟集

卷四

說

十一

迎於東郊孝子抱主而泣觀者如堵會余病不能為文復書此說遺之余自倡學以來每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二語為同志講數年以來同州有沈時泰渭南有姚應魁臨潼有張應珮華陰有石之岱藍田有王之賈田養心陳化龍徐明教而華州又有張迪光皆相繼廬墓而養心之岱余亦親至其廬乃今又得馬君孰謂人性不皆善而人不皆可為堯舜哉馬君勉矣向告孫生田畫與鄒志完之言無煩余覆說

也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昭離初字離明或以為文之太著也
 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為先儒之字
 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
 朝生介許生大倫旬余為說以志紳佩余惟晦
 之為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網聞然晦之治也
 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聞之喜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說 十三
 甚復再拜稽首謝曰離雖不敏敢不書紳佩先
 生之教

故獲隱士顧離呼樂鏡照之如為文之太著也
 顧用晦字說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來塵溷頓覺茅塞每
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
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
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
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盤俱侵母愧
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馮少墟集一
卷十四
十四
呼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母任
汝情母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未穀日識

水博中錯雜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慎言由今

一照餘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

三輝錯耐魚幾寡過日來塵溷頓覺茅塞每

座右二箴有序

箴

贊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
未督學祁公博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
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錢君揚君復從闔邑士
民之請為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
然稱為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階同
年周淑遠叅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
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觀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馮少墟集

卷四

贊

十五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語用旌
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呂而後公稱先覺昔聆
公訓今拜公祠闢邪崇正百世可師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槩人生乎人皆信之余以為
人生乎毀譽得失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
槩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毀譽得
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至張
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搏萬里
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為聖為賢的命若是昏昏
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解

六

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
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為狂為愚的命嘗觀此八
字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真是可恨可惜命
乎命乎豈日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於戲深

日者以支干八字槩人生乎人皆信之余以為

命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閣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于仲尼可謂偉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施輩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讓邪胡其詩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

馮少墟集

卷二四

論

十七

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莽如戰國以來從衡擗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仲尼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曰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歸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觀卿顧不當祇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瞽儒嗒

嗚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諄之邪尊仲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爲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足爲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子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從來故不得不與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馮少墟集

卷七

論

六

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于性惡見霸功之筭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聞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柎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採藥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倦倦于垂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慎墨之流仲尼之徒羞稱之至如史籀之直固其所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槩例于諸子老莊輩詆聖

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
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爲高論異說而
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諄
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愆卿誠有激
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
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
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
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
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
馮少墟集

卷十四

論

九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

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
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
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
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爲有
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爲時矣聖人豈能爲時哉
不惟聖人卽造化亦不得而強之如春之不得
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

使然造化爲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入
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于其間曰如此
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強此以律彼繼強
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簞而白曷不爲裘之溫也
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爲簞之便也豈不鑿于時
哉節槩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
夫惟純天之聖人爲能舍心于寂合氣于莫聰
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
作二化爲役時清而清不爲絕俗時和而

卷十四

論

十

不入爲人時任而任不爲于時靜也如陰之
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
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
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
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
清二伊尹道在于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
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
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
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
蓋于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
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
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
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簞而非
有心于簞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
人以爲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
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哉
此孔子爲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考有人二曰于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
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
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
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
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
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記

關中書院記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剎有年矣歲已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驪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可斲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

寺東小慈園檄咸長兩邑改爲關中

記

一

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徐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爲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于南緣鄰官署

冠蓋紛選深山野人不便廁跡因改于西巷境
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
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
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脩葺未及數月煥
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
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
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
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
翔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
馮少墟集

記

二

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論之曰
我關中形勝甲于天下義文武周後先屈起弗
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
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于其後何可無高
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爲允執
蓋借關中中字關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
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于天者此也然中
與不中雖見于事而實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
于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之辨莫詳于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為德庸德也中之為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是也于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三

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于此惟精于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

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
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
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
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于
聲臭而惟天命不着于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
可卽念及于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
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愼不
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
馮少墟集

卷十五

記

四

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
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誘自
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
卽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
位育之也棄天襲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
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允人亦此天命上而
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允貴賤
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
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卽汲汲皇

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
為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懍然
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母負
上天所以命我之意于是次其語書之以為記
時大叅閔公熊公憲副劉公張公常公郡守尹
公二守朱公鄭公沈公節推王公咸寧署篆別
駕孫公長安令楊公皆興起正學襄厥成事例
得並書徐公諱宗濟南昌人癸未進士汪公諱
可受黃梅人庚辰進士李公諱天麟武定人庚

馮少墟集

卷十五

記

五

辰進士陳公諱宁歷城人壬辰進士段公諱猷
顯固始人壬辰進士閔公諱洪學烏程人戊戌
進士熊公諱應占隆昌人壬辰進士劉公諱一
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
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伸
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
士鄭公諱敷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
龍臨安人乙酉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玉田人甲
辰進士孫公諱謀蒲州人選貢士楊公諱鶴武

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助修諸公姓氏不能
備書俱載碑陰

復性堂記

金谿吳踈山先生理學醇儒也家踈山之旁自
少至老講學于斯先生沒若干年而郡大夫即
其地肖像立祠祀之甚盛舉也後有屋一區顏
曰復性堂曩時諸名公嘗就此堂而講業焉頃
先生仲嗣中丞公馳書山中問記于余余與公
為同年同志私淑先生有日詎何容辭余惟聖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六

賢之學心性之學也人之一身止有此心性在
何處不知心所具之生理為性非心外別有性
可對言也性不可見而見之于情如孩提知愛
稍長知敬情也而必有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
性也然其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又孰為之天
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之以能愛之性而後
能知愛天命之以能敬之性而後能知敬惟其
性善故其情善亦惟其情善故知其性之善耳
不然性不可見又安所據而曰善邪性情本一

物特因寂感而異其名而先儒有情其性性其情之說是以性為善而以情為不善也亦不思甚矣且是性也一物不容而寔萬物皆備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今有人焉或指之曰若能孝若能弟若能忠信卽再三稱之亦欣然皆受而不嫌其多不然而或指之曰若不孝若不弟若不忠信卽一言及之且艱然不受而何況于再夫其欣然皆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有也可見萬物原來皆備心體原來有善其艱然不受馮少墟集

卷五

記

七

也是發于性之所本無也可見一物原來不容心體原來無惡而或謂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何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而以無善無惡為心體是又以情為善而以性為無善也尤不思甚矣人性皆善而習始有不善孔子標講學三字正使人變其習而復其性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遠哉先生之言曰吾人講學却要識得大頭腦總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又曰性一而行百卽孩提之知愛性也而行具矣闢于性

而語行者妄也外其行而語性者虛也嗚呼先生可謂淵源堯舜而得孔子孟之宗矣先生生平行履如為令以循良稱為御史以直介稱不具論論其大者當分宜柄國先生誼托枌榆而又資深望重旦夕當遷御貳而先生獨先幾引去若鴻冥鳳舉不可罣羅人咸嘆先生迂拙而不知當時巧捷之士如某某輩雖倖取一時富貴而卒之身名俱敗悔之無及然後知先生之見遠而先生之不可及也昔孟子推尊孔子而斷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八

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余故于先生出處之大者斷先生之學真能復性云近世士大夫多以講學為諱講學者又多以心性為諱又何恠其躬行之不逮而仕止久速之不當可也吁亦是憐矣中丞公家食時嘗約宗黨同志月三為會講學于此堂以紹述先生之訓今節鉞三晉而猶惓惓不忘此堂學可知也余懵不知性聊書此以志私淑若闡颺先生微言奧旨則自有諸名公鴻筆在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萬曆己酉冬當路諸公為余創關中書院講學
其中越三年壬子後遊諸生得雋者伐石題名
於書院乞余為記且曰先生之設科有日矣初
講於家後講於寶慶寺自辛卯甲午後科第濟
濟稱盛矣題名當後辛卯始惟先生命之余曰
然即此推讓一念是諸君善與人同意也敢不
成諸君之美遂不辭而漫為之記遠代無論近
世題名者多矣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而余又為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九

之助其波可乎是不然七八日之間兩集溝澮
皆盈涸可立待此無本之名不可有也故君子
耻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
海此有本之名不可無也故君子取之而說者
槩以名為不必有誤矣昔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以德行名宰我子貢以言語名冉有季路
以政事名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凡此皆有本之
名也而其本則皆得之於學蓋道者源也而學
則所以濬其源道者根也而學則所以培其根

故後講學入則吾道一以貫之不惟德行是即
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所以諸賢各得成其名不
然而不後講學入則道本一而裂而為四德行
不過一自好之士政事不過一功名之士言語
文章不過一口耳辭章之士不惟言語政事文
學非即德行亦非矣又烏得與聖門諸賢論名
哉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於此豪髮于彼尋寸故
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諸君講學於此固欲
成為聖為賢之名德行必欲為顏閔言語必欲

馮少墟集

卷五

記

十

為予賜政事文學必欲為由求游夏非徒僅僅
成科第之名也者如第曰成科第之名則鴈塔
豐碑不啻足矣又奚取于斯邪雖然書院之講
固不專為科第而即科第亦足見書院講學之
益惟諸君不以一時科第自多而以聖賢有本
之學自勉使鄙鳩子厚藍田四呂高陵仲木再
見于今日則業與名世爭流而名與天壤俱散
寧直諸君不負科名即關中書院亦當與白鹿
嶽麓並名不朽矣余不與有榮施也哉是為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搗葩
談藻人蛇珠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
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
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
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
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
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

馮少壑集

卷十五

書

七

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
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陶于事情曰此宋
頭中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于性
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逮國策諸書
僕不敢強為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
論韓歐卽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卽左國有之
乎子輿氏以來此為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
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閱深不具

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押圖之術其機械變

許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
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
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貴旨曇昞其意甚盛但恐
數年莊徽不止齊其語耳蓋常人溺于所聞曲
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押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
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
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旣也耳
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類其
人品可不脊哉雖然揀縱橫虛無之弊者在於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十三

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
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
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
思卽不然而亦不至于爲縱橫爲虛無也故曰
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
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
斷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
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奇稱
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

人為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為文主意在發
理而翼聖今人為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
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
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
之久其弊有出于文詞外哉然則為文者宜何
如僕以為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
矢也注精疑神于此務必至于解悟而後已則
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
家之書讀之以為射䟽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三

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為樸茂挽虛無為大
雅乃稱藝苑良二式此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
請正于足下者惟足下財啓

答同志問族譜書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于
君子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
有史尚矣第史之為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
之以義為主譜之為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
之以恩為主不可一槩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

不然縱筆許發略無顧忌自以為不虛羨不隱
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
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
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
則闕可也微顯闡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羨可也
卽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許發略無顧忌而後
為直哉無論族譜卽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
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于職官一類但寓
褒貶于三十年之前于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十四

一則有自己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于愛憎一
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
且然况脩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
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錄其先人而
又許其過其為悖亂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
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今之作
譜者雖似過許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許為
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嫌疑不能捐
釋借此族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敦仁廣孝

之書為後人報復恩讐之具也又誰為之作倘
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于始而猶
沾沾以許為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
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
可乎孰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于虛美近日
作者懲其虛美又失于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
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
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奉許敬菴老師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十五

從吾不佞不能勉自策勵以答老師之知然繩
趨尺步何莫非老師賜也猥托榆枋敢云自致
顧影增慙涸源感德恭惟老師門下主盟吾道
表範人倫允寓內後進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緒
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况從吾夙辱陶鑄被化
尤深所不祓滌矜奮而甘自暴棄其若上負名
教下負生平何傲倖以來日夕兢兢尤甚于諸
生時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
實得于身心而資聞學疎恒不免二三之擾奈

何老師時惠教言閱其愚而匡直之幸甚今
天子寤寐著其尊崇理學行將起老師于東山
為學士大夫典刑為斯世斯民造福是又中外
士紳所共為引領者豈從吾一人祝願之私

答李詢堯同年

承教巧拙二字深服特識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烏用巧為也昨許敬師貽書畧云閒觀世故知
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弟又
為之說曰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有數絕不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十六

萌一毫揀擇之心夫既無揀擇矣即巧將安用
之年夫古心質行卓爾不羣弟年來每與淑遠
諸兄弟談身心之學惓惓念詢堯不置詢堯勉
旃母以拙之一字為迂也

答饒映垣同年

郡守古稱二千石其展布所學使元元受福視
監司更切弟殊為年夫喜至尊諭謂此正學問
明證日弟爽然自失矣學問原非佞虛臨政蒞
民靡匪實際事上接下摠屬真修所貴透悟者

透悟乎此耳。敝差幅負，濇闊拮据，孔躋况弟以病軀當之，其不勝明甚。惟是兢兢一念不敢輕易放過，此可以盟之幽獨，而亦可以質之年丈者也。惟年丈不惜箴規，震發蒙蔽，幸甚。

答蕭慕渠老師

從吾自罪歸來，一切時事不敢聞，惟與二三同志立會講學，以求寡過于萬一。承教出力擔當，從吾雖非其人，實不敢不勉也。第聖賢道理原不落口耳，而以口耳擔當之，則支原不涉意氣。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十七

而以意氣擔當之，則激原不借興致，而以興致擔當之，則易作輟。從吾清夜沉思，惟恐墮此三者之病，奈何。惟老師終教之幸甚。

答強睿菴侍御

承教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夫人之志不同，有志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氣節不可以兼道德。求志者，惟求志此道德，譬如樹培其根，水濬其源，異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于事功，遇事節則氣

節而非倚于氣節不患其華不茂而流不長也
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
謂何竊恐古人亦不若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
路志在強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
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強兵矣如或知爾而
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如或知爾而畀之
禮樂之任赤志禮樂矣如或知爾而又畀之強
兵之任三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
其所志而所志者又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六

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有所倚故夫子
獨喟然于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功
氣節于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遙曠達
而已哉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况後世之
志事功氣節者不求進于道德可乎不然喜談
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為功名客氣所累
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為何如

與友人

吾儒之學以孔孟為宗二氏之學宜所不道門

下才大學博言孔則孔言孟則孟言佛老則佛老任其揮霍無不如意此自門下緒餘非可以淺近窺測者第恐學者聽其言不得其意志清兩可功分多岐勢且必進二氏而絀吾儒其所關係不小且今聖學不明異端蜂起非門下砥柱中流又孰與迴狂瀾而障百川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言距佛老者聖人之徒也昨因賤恙不能多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爲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馮少墟集

卷五

書

七

不去卽此是良知也不知門下以爲何如

答遠確齋給事

王使君人至辱翰教展讀周環宛如疇昔雁塔之會愉快可知弟茫不知學而比年靜中體驗益覺學問功夫不容易言大抵悟處欲高欲透修處欲實欲確故言知不言禮名爲虛見言禮不言知名爲循跡一以貫之此吾儒之正脉而易大傳知崇禮卑之說也近世學者多馳騫于虛見而槩以規矩準繩爲循跡其弊使人猖狂

自恣流于小人而無忌憚此關係于人心世道
不細第方妄為此懼而來諭獨揭此四字為言
真可為近世學者對症之藥且年兄如此用功
同志自當興起而猶然以旁無疆輔為歎得非
造彌實而心彌虛邪景逸桂渚二兄誠吾道中
不易得者第愧弟非其人耳聚首何日願各努
力

答涂鏡源中丞

遠辱翰教深感提撕大學稱至善此性體也知

馮少墟集

卷五

書

十

止者知止于至善也知止則見不落空心不涉
妄此所以定靜安慮得取之左右逢其原耳修
身為本功夫正在此而世之學者多談佞說虛
舉至善而一空之令人茫然莫知所止其蕩檢
踰閑無所忌憚何惟焉老公祖倡學榆塞獨揭
孔曾之宗其有功于吾道甚大從吾多病暴棄
自每旬會講外日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
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
終不敢自信不知知已何以震發之使不終于

暴棄幸甚神木高君能知皈依門下將來造詣
必不可量聖學源流此刻大有關係初學之士
縱有志向苦乏見聞得此可以探崑源而陟華
巔矣使旋此謝臨楮皇悚

又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方切愧懣迺辱手教儼若
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謹
言言經濟蓋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
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歛衽從吾不肖年

馮少墟集

卷一五

書

廿

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
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
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
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爲道
盡之則爲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率性
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
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
與聖人同至于知擴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
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

敬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擴知能之良
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
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斃豚之牛不屑噉蹴之
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推不忍之心
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
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功夫
盡性者卽盡其所率之性由功夫以合本體者
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
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于惻隱見其

馮少墟集

卷十五

書

十三

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
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
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淪于玄虛便落于
口耳新民不涉于功利便流于刑名性學不明
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爲大學第一
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指正而承諭欲弟入
榆陽爲諸生一闡發殊爲至願第病體支離不
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